

道家道教文化研究书系



葛洪研究二集

杨世华 主编

华中师范大学道家道教研究中心
茅山道教文化研究中心 主办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葛洪研究二集

杨世华 主编



道家道教文化研究书系

华中师范大学道家道教研究中心
茅山道教文化研究中心 主办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葛洪研究二集/杨世华主编.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4
(道家道教文化研究书系)

ISBN 978-7-5622-3722-8

I. 葛… II. 杨… III. 葛洪(约 284~364)—思想评论—文集
IV. B235.7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2258 号

葛洪研究二集

主编:杨世华 ©

责任编辑:廖国春

责任校对:方汉交

封面设计:罗明波

编辑室:文字编辑室

电话:027—67863220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04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apress.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经销: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刷:武汉理工大印刷厂

督印:章光琼

字数:290 千字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10.5

版次: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

定价:24.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道家道教文化研究书系》编委会

顾 问：陈鼓应 唐明邦 张继禹 黄胜得
主 任：熊铁基 杨世华
副主任：刘固盛(常务) 郑志平 冯可珠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玉德	王 平	史新民	刘守华
刘韶军	何春生	陈建宪	范 军
胡 军	萧汉明	董恩林	潘一德

道家道教文化研究书系

总 序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兴起了一股研究道家道教文化的热潮,至今仍可以说方兴未艾。这股研究热潮的兴起,一方面是有一批海内外学者(如王明、汤一介、陈鼓应、卿希泰等许多学者)的推动,另一方面又是与传统文化研究的发展一致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佛、道是否三足鼎立,似乎是一个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除了佛教是“外来”的,儒、道二家都是中国土生土长的,究竟谁的资格最老,也是一个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不过,儒、佛、道在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则是毫无争议的。和儒、佛二家相比,道家以“道”为主要特点,名实相符,一目了然。但是,“道”字原本并非道家之“专利”,周秦诸子“道论”之作很多,汉以后的儒者讲“道统”、“原道”,也使用这个“道”字。到了宋代,从周敦颐、二程至朱熹一批被称为理学家的大儒,他们以儒家为主,兼容佛、道二家思想的某些内容,再一次改造儒学,被认为是继承道统之学。不过,儒家所论之道,其要旨在于重礼、乐、《诗》、《书》,实行王道之治,“以格物致知为先,明善诚身为要”。无论是目的或方法,都与道家、道教之“道”不同。至于佛教之用“道”,相对要简单些,“道”字在佛经中难得找到一个较确切的对应词,早在唐代译“道”为“菩提”抑或“末迦”就是争论过的问题,这里我们无法深究。从历史事实看,佛教在初传中土之时,曾借用过道家之“道”是可以肯定的,当时人们讲佛教,常常使用“佛道”、“释道”这样的词。宗密在《孟兰盆经疏下》中说:“佛教初传北方,呼僧为道士。”两晋南北朝时期,僧人被称为“道人”、“道士”的很多,佛教诵经礼拜之所乃至佛寺也被称为“道场”,甚至“道具”一词,开始也是指佛家用的器

物。这种情况,是一种表象的情况,理应与当时道教已产生并流行有关。一开始,人们祭祀黄老、浮图难分,而外来的佛教又特别需要努力与中土民情相结合。从魏晋到隋唐,道教日益成长,佛教越来越站稳脚跟,佛道之争愈演愈烈,围绕着“道”的争论也是很多的:一方面佛教不时诘难道教的“道”,另一方面有时又援用道教的“道”论,例如唐初因傅奕上言“废佛法事”,法琳奉命“陈对”,就曾用过“至道绝言”,且引老庄之言,但其目的却是“演涅槃”,“说般若”,还用“历史”证明关令尹之后“事佛不事道”。再者,佛教中“道”字的用法与含义多与道教不同,有时候“道”是菩提或涅槃的代名词;有时候“道”与“法”、“义理”、“因果”相联,如此之类例子颇多,不必详列。从上述情况看,佛教的“道”字,主要只是名词的借用以及相近梵言的意译,没有道家道教那样的深刻意义。

对于道家、道教来说,这个“道”字就有根本的、全面的、深刻的意义了。道家、道教离不开“道”,名实一致,“道”也在道家、道教思想文化中得到充分的发展,由此而形成中国所特有的“道学”。

关于道家与道教,大家都习惯用了,也不必时时刻刻去定义它们。由于两者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很难将其截然分开,所以我们和许多学者一样,一直使用“道家道教文化”这样的词语,而对“道学”一词持谨慎态度。但是近年来,有些学者正式打出了“道学”的旗帜,出版了《道学研究》专刊,不止一次地召开了道学研讨会。我在一次会上谈到了“道学”这个提法问题。过去之所以避免提“道学”,是因为关于“道学”的提法和理解,存在一些歧义,例如《宋史》的道学类传实际是大儒传,儒道难分怕引起误会;又如过去在生活中,“道学先生”似乎是一个贬义词,形容有些迂腐习气,《红楼梦》中的袭人就被晴雯说成是“越发道学了,独自个在屋里面壁呢!”(第64回)当然,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和今后,人们不会再去清这些老账了。公开倡导作为道家道教文化的道学,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且,从历史上看,称道家之学为“道学”,也是渊源有自的,《隋书·经籍志》在子部记《老子》、《庄子》等道家著作之后写道:“自黄帝以下,圣哲之士所言道者,传之其人,世无师说。汉时,曹参始荐盖公能言黄老,文帝宗之。自是相传,道学众矣。”这是唐初人的记述,是当时人的一种对道家的看法,也是汉以后学者们看法的

总结和发展,是有代表性和普遍性的。我们从以上引文的前后叙述看更为清楚,关于道和道家的说明,既有黄老之言道的基本观点,也有儒家学者对道家的评判,这里就不详说了。但是,从以上引文及其所述对象看,凡是述老庄的,“言黄老”的,可以总称之为“道学”。从《隋志》记载看,除《老》、《庄》之外,包括《鬻子》、《抱朴子内篇》乃至《夷夏论》、《简文谈疏》、《广成子》等一些后起的道家著作,正所谓“道学众矣”。

《隋书·经籍志》似乎未明确把“道经符箓”列入“道学”,但并不能影响我们今日把道教文化(以各种“道经”为重要内容的文化)列入“道学”范围,如果要找点根据,葛洪时代人们已经把道教法术称为“道学”,其《神仙传·李仲甫》记载,李仲甫“少学道于王君”,“兼行遁甲,能步诀隐形”,有张生用匕首对他“左右刺斫”,“仲甫已在床上,笑曰:‘天下乃有汝辈愚人,道学未得,而欲杀之,我宁得杀耶?’”此所谓“道学”,显然指的是“法术”、“道术”。则道教之各种法术,亦可称之为“道学”。

最后应该说明的是,无论道家道教文化或者道学研究应该包括哪些内容?主要的当有:

首先,关于《老子》、《庄子》的研究,我们称之为“老学”、“庄学”,或者老庄学,包括老子、庄子其人其书的再研究,历代对《老子》、《庄子》的改造和诠释,《老子》、《庄子》的现代价值,等等。《老子》、《庄子》的思想对诸子百家有很大的影响,《老子》、《庄子》及其注释在道教经典中分量不小,无论在道家或道教的研究中,都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其次,关于黄老之学的研究。从前引《隋书·经籍志》的记载看,当时的“道学”,原本即指“言黄老”之“道”而言,《史记·陈丞相世家》说陈平“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应该就是好黄老之学。对黄老之学的研究,学术界早就开始了,并且有较多的成果,但看法不完全一样,大家公认的是黄老之学是以老子道家学说为主而兼容他家。兼容,本是战国秦汉学术思想发展的一个趋势,问题是以什么为主。秦汉最为明显的是有以道家为主的兼容综合,和以儒家为主的兼容综合,前者我们称之为新道家,后者有人称之为新儒家(秦汉时期的新道家、新儒家,儒道二家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还会继续有新的变化,可称之为魏晋新道家、宋明新儒学,乃至当代新儒家、当代新道家等等)。这样划分,是为

了对学术思想作进一步梳理和深入的研究,至于具体哪一些学派、学人、学说应如何归并,那是可以具体研讨的,并不是所有具有综合性特征的思想都笼统称之为黄老之学,无法否定的大儒董仲舒,其思想显然也有综合性特征,人们甚至可以从他的著作中找出一些黄老思想,但黄老之学中绝不会包括董仲舒。黄老之学当然是有一定范围的,我们要研究的是,主要言黄老之道的学人和学说。这些,可以也应该纳入道家、道教文化和道学的研究范围。

第三,其他道家诸子的研究。如《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中所著录的道家诸子,包括《伊尹》、《太公》、《辛甲》、《鬻子》、《管子》、《文子》、《蜎子》、《关尹子》、《老成子》、《长卢子》、《王狄子》、《公子牟》、《田子》、《老莱子》、《黔娄子》、《官孙子》、《鹖冠子》、《黄帝四经》、《黄帝铭》、《黄帝君臣》、《杂黄帝》、《孙子》、《捷子》、《曹羽》、《郎中婴齐》、《君臣子》、《郑长者》、《楚子》、《道家言》等等,还有《隋志》中补录的《守白论》、《任子道论》、《唐子》、《杜氏幽求新书》、《抱朴子》、《符子》、《夷夏论》、《简文谈疏》、《无名子》、《玄子》、《游玄桂林》、《广成子》等等。

这一部分内容有几个问题要说明,一是它将与上一部分黄老之学的内容交叉重叠;二是大部分图书早已亡佚,后来辑佚的或者后出的,要仔细考辨;三是新出土的简帛,如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的帛书“黄帝四篇”等,有可能即为原来的《黄帝四经》等著作。与此同时,新出土的资料中完全可能有一些原来没有著录过的内容,那就需要加以探究和归类。

第四,道教研究,包括道教历史、道教经典、道教思想等的研究。道教史的深入研究,不仅是回顾过去,更重要的是正确理解现在和更好地展望未来。道教经典很多,也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一部五千余卷的《道藏》就是一个尚未充分开发的大矿。道教思想可以从多方面展开研究,道教信仰、道教戒律的研究都将很有意义,道教醮仪和法术、符箓的研究对道教的发展也是重要的。道教文化的研究、道学研究理应包括这些内容。

以上所作简要的概括,应该不会有大的偏差,重要的是今后我们如何实行,望有志于道家道教文化研究、有志于道学研究的同道,共同努

力,弘扬和发展道家道教的道文化。

华中师范大学道家道教研究中心愿为促进道家道教文化研究作自己的一些努力。

本中心是2002年成立的,但有较长时期的历史渊源。1982年,几乎是同时,我的老师张舜徽先生发表《周秦道论发微》、詹剑峰先生发表《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本人也在80年代初开始了秦汉道家思想的学习和研究,直至1984年出版《秦汉新道家略论稿》。而与我同辈的刘守华教授1983年开始发表《道教与中国民间故事传统》、《中国民间故事的道教色彩》等论文,引起了道教文化研究者的广泛注意,后来更写成《道教与中国民间文学》的专著。此后我们日益广泛地与道教文化的研究者以及道教界人士联系。我曾经在《秦汉新道家》一书的前言中说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为道家道教文化研究到处呼吁的陈鼓应先生,他先是奔走各地广泛与有关的研究者联络,同时在香港青松观侯宝垣道长的支持下,筹备出版有关刊物和准备召开学术讨论会议,1992年《道家文化研究》开始出版,1993年在四川成都召开了第一次大型的道家道教文化学术讨论会,一下子把海内外的中外学者聚集起来,展开道家道教文化的研讨,大大促进了道家道教文化的研究。与此同时,各地、各界、各种类型的学术讨论会越来越多。从事道家道教文化的研究者(包括专门的和兼及研究的)彼此都日益熟悉、交往起来,而研究的内容也日益丰富、深入。还值得一提的是,彼此交往之中,还有中国道协和各地宫观的许多道长,他们也举行过多次道教文化研讨会,邀请学者参加,互相切磋,并采取多种形式合作共同开展道教文化研究。我们开头所说的“方兴未艾”即就此发展情况而言。

2002年11月2日,华中师范大学道家道教研究中心成立,得到了黄胜得、陈鼓应、王博等先生的鼓励和支持,并远道而来亲临成立大会。我们的研究工作从此得以更为有序地展开。利用我们与学校历史文化学院的隶属关系,我们在专门史学科内设立道家道教文化研究方向,招收了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上开辟了“道家道教文化”专栏,继续深入老学、庄学的研究,逐步地兼及道家道教文化的其他

方面的研究等等。过去我们曾参加过一些合作项目,如“中华道藏”的整理工作,今后也将继续寻求各种合作。2005年,我们与江苏茅山道教文化研究中心商定,共同主办出版一个“道家道教文化研究书系”(也就是丛书),使得道家道教文化研究成果多一个发表园地。为学如积薪,我们的工作也是想为学术得以传承而添薪增火。此事得到了茅山道院和杨世华道长的大力支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范军社长具有敏锐的学术眼光,并且为这个书系精心设计,周密安排,从而在2006年伊始有了一个好的开端。

希望这个书系能够坚持下去。

希望在日后的实践过程中形成它自己的特色。

大家共同努力,主办者、作者、编辑出版者、关心支持者共同努力,以上希望是能够实现的。

熊德基

2006年元旦

序

2006年11月10日至12日,由中国道教文化研究所及江苏省道教协会、句容市道教协会主办,华中师范大学道家道教研究中心协办的“葛洪与中国道教文化学术研讨会”在葛洪祖籍句容市京华桂冠国际大酒店隆重召开,这次研讨会旨在探讨葛洪道学思想的历史贡献与现代价值。参加会议的代表有来自香港、澳门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人民大学、四川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广州大学、山东大学等18所高校和部分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的专家、学者;有来自中国道教协会,上海、陕西、山东、浙江、江西省道教协会的负责人和来自广东罗浮山冲虚古观、抱朴道院、江西龙虎山、庐山、泰山、上海城隍庙、西安城隍庙、明圣宫、武汉长春观、苏州玄妙观等名山宫观的住持、道长;有葛洪后裔代表;有《中国宗教》杂志社、国家宗教出版社、《中国道教》杂志社等的负责人;还有应邀到会的国家宗教事务局,江苏省、镇江市宗教局和句容市有关领导,共计120人。会议收到论文57篇,计30余万字。11月11日,研讨会开幕式由江苏省道教协会副会长陈济煌主持,我代表主办方在致开幕词时,向与会代表作了相关介绍,特别指出句容市道教协会2003年筹资1600万元,恢复了句容城内古葛仙观,这是用实际行动继承葛洪道学思想的一项重大举措。中国道教协会副秘书长袁志鸿道长代表中国道教协会任法融会长讲话,指出句容是我国道教上清派发祥地,又是许氏、葛氏两大家族为道教作出重大贡献的地方,今天我们要顺应潮流,挖掘道教和谐的教义成分,为当代社会服务。江苏省宗教事务局马冬青巡视员在开幕式讲话中说,道教文化源远流长,葛洪是中国道教史上杰出的人物,今天研究道教文化,要为现代人服务,要将道教教义中积极向上的精神贯穿于日常生活中,打好葛洪文化“品牌”,做好葛洪文化

“产业”。华中师范大学熊德基教授代表学术界在开幕式上指出：相聚在句曲山下，这次研讨会气氛热烈和谐。葛洪流传的著作宏丰，比史学家班固的著作还要多，希望学术界与道教界共同合作，开好这次会议，使葛洪研究更加深入。句容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卢道富代表尹卫东市长发言，他说：葛洪在学术界与道教界享有很高的威望，这次研讨会意义深远，葛洪作为道教文化中具有特殊影响的代表人物，其思想在现代社会中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葛洪一生著作宏富，在中国道教史和文化史上，是一位作出过突出贡献并享有很高地位的学者，其成就涉及宗教、哲学以及文学、医学、化学等诸多领域。相信通过这次研讨会，必将使中国道教在坚持道德真义的基础上，增添更多时代赋予的新内容，为唱响构建和谐社会的主旋律，为营造万众一心开创和谐的生动局面作出新的贡献。

这次葛洪与中国道教文化学术研讨会主题鲜明，既探讨了葛洪的历史贡献，又有现代价值，有广泛的参与性与深刻的学术性，会议代表有来自学术界、道教界，还有党政方面的各方人士。会议围绕葛洪与中国道教文化的主题展开了充分的讨论。

刘仲宇教授对这次研讨会进行了总结，他认为，这次会议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对葛洪生平及其道学思想的研究，二是关于上清派与茅山道教探讨，三是对道教和谐思想的讨论。刘教授认为，葛洪三十五六岁写成的《抱朴子》内外篇是一部百科全书，以后对葛洪的研究，要有世界视野，葛洪的思想早已传播于海外，对这样一位杰出人物，要从各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这次在葛洪故里句容召开的葛洪与中国道教文化学术研讨会是继2003年在浙江宁波召开的首届葛洪文化研讨会的又一次盛会。葛洪道学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其道学思想中的抱朴、其价值观念以及关心时政的社会责任感，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葛洪认为神仙可学，积德能致，即只有行善积德，才能达到神仙品位，这种思想对于今天道门中人坚定信仰，纯正当风，开创道教新局面，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为使学术成果得以留传，我们把这次研讨会的相关论文汇编成集，作为道家道教文化研究丛书之一，正式出版。鉴于这次研讨会的主题

为“葛洪与中国道教文化”，故与会代表提交的诸如“和谐社会”、“宫观管理”等与研讨会主题不尽一致的论文，尽管学术质量都很高，可我们也只好忍痛割爱了，在此作一说明，并致歉意。

杨世华

2007年10月1日于茅山

目 录

学为神仙 度己度人·····	张继禹(1)
试论葛洪的知人善任思想·····	卿希泰(7)
葛洪论“百家之言不可废”·····	许抗生(23)
葛洪与黄老之学·····	萧汉明(26)
葛洪“玄”、“道”、“一”辨微·····	丁原明(40)
中国道教史上的葛洪·····	张泽洪(43)
论葛洪对道教教理、教义思想发展的贡献·····	章伟文(61)
试论葛洪道学中的人道关系·····	刘韶军(73)
葛洪对道家及道教审美思想形成的贡献·····	王宜峨(88)
论葛洪的音乐审美观与茅山道乐·····	胡 军(92)
葛洪的内修理论及价值·····	强 昱(96)
《抱朴子养生论》发微·····	张金涛(111)
试析《抱朴子内篇》的养生伦理与哲学基础·····	孙敏财(117)
葛洪与中国传统医药学·····	沈祖荣(121)
葛洪的医学成就·····	冯定国(133)
道教外丹黄白术理论与古代化学思想略析·····	盖建民(136)
东晋葛洪的房中术·····	朱越利(149)
评葛洪的仙道观·····	周立升(162)
论葛洪对道教仙学的发展与贡献·····	孙亦平(181)
葛洪神仙思想对人格塑造的影响·····	张振国(192)
葛洪的神仙观及《神仙传》探讨·····	张应超(199)

从《神仙传》看葛洪的神仙思想·····	肖海燕(207)
葛洪的神学思想·····	张兴发(214)
葛洪神仙道教概论·····	王丽英(221)
葛洪的修炼行踪·····	程尊平(232)
葛洪仙道思想对李白的影响·····	袁清湘(241)
葛洪的鼎新思想及其给我们的启示·····	李纯明(251)
葛洪师道观与当今道教教育·····	陈济煌 葛昆银(257)
浅说《抱朴子内篇》对《道德经》的继承和发挥·····	吴诚真(261)
葛洪《抱朴子·遐览》篇及其意义简析·····	董恩林(268)
论葛洪的“君道”思想·····	赵 芑(278)
试论葛洪道教思想的折衷主义倾向·····	许 颖(285)
《抱朴子内篇》伦理价值的剖析·····	赖 平(293)
简析葛洪儒家伦理道教化之路径·····	潘存娟(302)
葛洪师承杂考·····	孙向中(311)
葛洪创建冲虚古观成就岭南道教·····	赖保荣(315)
茅山和句容葛仙观千年祭祀葛洪·····	潘一德(320)

学为神仙 度己度人

张继禹

今天，我们再次在道教圣地茅山举办道教文化研讨会，以“葛洪道学思想的历史贡献和现代价值”为主题，探讨葛洪的道教思想精髓，褒扬他济世安康、度世利人的精神情怀，继承和发扬葛洪的神仙道教思想，造福当代社会，很有现实意义。

葛洪真人所处的晋代，是道教发展史上承先启后的重要历史时期，正是有了以葛洪真人等为代表的一批高道，道教才从汉代祖天师张道陵立教到晋代走向了成熟，道教教义思想得到了丰富和发展。葛真人足迹遍布名山圣地，一生参玄悟道，博学广见，炼丹修仙，济世度人，著有《抱朴子》内外篇、《神仙传》、《枕中书》等大量著作，内容涉及哲学、宗教、科技、军事、天文、医药、社会思潮与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对后人研究魏晋时期的思想文化有重大参考价值。而他的《抱朴子内篇》一书，对神仙道教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是魏晋时期神仙道教集大成者，也是神仙道教体系化的奠基人。葛洪将道教神学和传统的神仙方术融为一体，丰富了养生修仙和长生求道的思想理论，整合了神仙道教思想体系，促进了道教的整体发展。

葛洪坚信神仙实有、仙人可学、长生能致、方术有效。他引证了古今的种种史迹来论证神仙的存在和成仙的可能，这集中表现在《神仙传》一书中。他在《神仙传》自序中说：“予著《抱朴子内篇》，论神仙之事凡二十卷。”《抱朴子内篇·论仙》开篇即说：“或问曰：‘神仙不死，信可得乎？’抱朴子答曰：‘虽有至明，而有形者不可毕见焉。虽稟极聪，而有声者不可尽闻焉。虽有大章竖亥之足，而所常履者未若所不履之多。虽有禹益齐谐之智，而所尝识者未若所不识之众也。万物云云，何所不

有，况列仙之人，盈乎竹素矣。不死之道，曷为无之？”葛洪认为神仙是存在的，人只要通过修炼便可积久成仙。神仙道教是度世之教，人人可学。神仙道教给后人的重要启示，就是学神仙、修神仙必须要克尽人道，积善累德，少思寡欲，重生贵生，以道为本。这是学为神仙的必由之路和基本要求。在此，就上述几方面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做一些梳理并略抒管见，以便我们更好地发扬神仙道教的优良传统，利己利人，德臻家国。

一、学为神仙要克尽人道

既然神仙实有，神仙道教可求，那么怎样学为神仙呢？葛洪认为首先要克尽人道。人道不修，仙道难求。人道即为人伦之道，学仙者先须从为人做起，以忠孝为先。忠孝，就是忠于国家，孝于亲长，尽社会之责任，它既是人道之本，也是神仙道教的仙道之本。只有这样，才能形神俱妙、与道合真、功德成神，由人道达到仙道。《太上灵宝首入净明四规明鉴经》中说：“学仙非难，忠孝为先。”仙道与人道相结合，积善立功的忠臣孝子也可以位列仙班。葛洪在《抱朴子内篇·对俗》中说：“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

道教常说没有不忠不孝、无信无德的神仙。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既是强调社会的伦理准则，以维护家国的稳定与和谐，也是强调修道体道之士要力尽社会责任和人之为人的道德义务，并以此修成忠孝之神仙，人世之神仙。知常知足，慈爱和同，谦虚宽容，天下皆亲。学仙之人应涤除世俗的尘障对清净本性的干扰，彰显本能道性，升华我们的生活，和谐我们的生命，和谐我们的世界。

二、学为神仙要积善成仙

学为神仙不能只注重个人修炼，还要依道规教戒，内以修心，外以行善，济世度人，建功德于社会。葛洪在回答“为道者当先立功德，审然否”时说：“按《玉铃经》中篇云，立功为上，除过次之。为道者以救人危